

百戰曉將劉玉章

陳建中

劉玉章的故鄉

劉麟生（玉章）將軍，不幸於民國七十年四月十一日在臺北病逝，提起他的大名，無人不知。其爲百戰疆場的名將，先後與胡璉（伯玉）將軍戍守金門，保衛臺、澎復興基地，名震遐邇，永垂青史。

我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學家孫子曾經說過：「兵者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」，故對大將之選擇，特別嚴格，認爲必須具備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五大條件。考之歷史，古今中外，每一個成功的將帥，也都各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，及不同的歷史文化陶鑄，絕非偶然僥倖所致。劉將軍籍隸陝西關中，這個地區是我國古代的京畿舊壤，亦即周、秦、漢、隋、唐歷代故都之所在。川原相接，河嶺雄偉，人文炳蔚，代出名將，史不絕書。重要者如秦之白起、王翦，漢之班超、馬援，唐之李靖、郭子儀，宋之韓世忠、李顯忠等，無不勳業彪炳，大有造於天下。迄今三秦各地，到處可見古聖先賢遺蹟，每一塊土壤幾乎都能嗅到民族志士的偉大風味。滔滔涇渭，巍巍秦嶺，以數千年的文化薰陶，再加明清以來的關學影響，與地緣上的邊患頻連，蔚成陝西人忠勇善戰，堅忍不拔的民族特性，每於

家遭逢巨變之時，常有不少人才應運而出。即以民國鼎革而言，便有辛亥西安首義（僅遲武昌起義九日）的張鳳翽、張雲山、井勿幕，以及領導於黨國，而爲國人留下最崇高的典範。在國民革命軍北伐、抗日與剿匪諸役中，三秦將領更有不少輝煌貢獻，乃至爲國光榮犧牲。如在剿匪戰爭中被敵殺害的岳維峻（蒲城人，時任師長），爲收復延安而陣亡的師長王作棟（醴泉人），爲死守孟良崮而以身殉國的軍長張靈甫（長安人），在東北作戰陣亡的韓增棟（神木人，師長）及政府撤出大陸後，在川康與匪作戰最後成仁的軍長劉夢廉（臨潼人），以至在臺灣病亡的胡璉上將，臨終仍遺言葬其骨灰於金門海灣，以表示對國家的血誠忠忱，其志節，其貞烈，俱可與日月爭光。

劉麟生與黃埔

交最深。麟生的事業雖然都不在陝西，但是他却具有典型的秦人性格——豪爽、耿直、堅毅、苦幹，他的長官、同僚，多數亦均爲陝西同鄉，因之他畢生的奮鬥與成就，顯然與其出生地有最密切的關係。

黃埔軍校的教育，對我國國民革命的歷史，實具決定的意義。由於先總統蔣公的親自薰陶領導，使它成爲現代革命軍人的搖籃，許多人以後都擔當國家軍政大任，並成就轟轟烈烈的事業。陝西在當時雖地處邊陲，與革命策源地的廣東，天南地北，相距遙遠，有志青年欲南下進入黃埔，的確非常困難，但以革命先進黨國元勦于右任先生的倡導，許多有志報國青年，仍多排除萬難，一批一批進入黃埔，也一批一批的參加了東征、北伐、抗日、剿匪各次戰役，許多且都成爲舉世熟知的名將。如一期畢業的關麟徵（郿縣）、杜聿明（米脂）、董釗（長安）、張耀明（臨潼）、魏炳文（長安）、馬師恭（綏德）、馬志超（華縣）、張坤生（三原）等等。其中關雨東與杜光庭均曾享名一時，且皆受蔣公寵遇，歷任軍政重要職位。關因古北口抗日及臺兒莊之役，名震中外，被稱爲「常勝將軍」。劉麟生係黃

中
外
雜
志
部特務營見習官分發陸軍第二師，歷任排、連、營長，至抗戰前夕，中央為積極準備對日作戰，重劃武裝部隊戰鬥序列，將原有之陸軍第二師、二十五師，及一九五師，歸第五十二軍指揮，軍長由關麟徵擔任，劉麟生亦於此時正式升任團長。由於五十二軍所轄師、旅、團各級將校，皆係出自黃埔最優秀幹部，經關麟徵之卓越領導，乃成爲無堅不摧的勁旅。當時五十二軍，其中不少皆爲陝西籍，如平爾鳴（興平）、韓作棟（米脂）、姚國俊（醴泉）、王作棟（醴泉）、劉世茂（武功）、李正誼（乾縣）、張文博（興平）、高鵬、張期齋、韓增棟、高杰人等，多數俱爲四期畢業，劉麟生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，甚受關之倚重，以後由團長而旅長，而副師長，而師長。最後並在東北升任軍長。他一生最大的特點，便是由見習官、排連長起，一直都在中央的直轄部隊，南征北戰，半生均以陸軍第二師及五十二軍爲家。未變更一個番號，未離開原部隊一天。他的所有長官、同僚、部屬，俱都經過黃埔教育，或經由先總統蔣公親自訓練。從未參加過任何雜派隊伍，他也充分發揮了黃埔軍魂的精神。所以在八十一歲高齡去世之後，治喪會的主任委員即由其參加北伐時的最高長官——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上將擔任，最初的兩位老長官，前後擔任陸軍第二師師長的顧祝同（墨三）與黃杰（達雲）都作治喪委員。曾追隨他多年的戰友郭永將軍擔任總幹事。在治喪會上，王潔（朗如）在其生平事蹟的簡要報告中，曾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說

明，他說：「劉玉章將軍，陝西興平人，黃埔軍校四期畢業，先分發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務營任排長，總指揮便是何敬公老師。兩三個月後，改派

至最富軍史歷命的第二師任排長，師長就是顧墨公老師，從此一直在第二師，以戰功累累，一級一級的升遷而至師長，而再升至直隸上級的五十

二軍軍長。所有北伐、抗日、剿匪諸役中，都是打硬仗，而身臨第一線的，今天全體國軍都知道他是一位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的猛將、名將」。

劉麟生由軍中的最基層，經數十年的艱苦奮鬥，南征北戰，流血流汗，並經先總統蔣公賞識，而身膺重寄，位至上將，可以說是最大的殊遇。當其擔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官時，蔣公令其所有工事全部地下化，並開鑿各處交通要道。有一條最困難而從石山修築的道路，完成之後，蔣公即爲其命名曰「玉章路」，並幾次在軍事會議的訓話中，獎勉有加。這也是他畢生最光榮而永遠不能忘懷的。

劉麟生的戰功

劉麟生畢生均奉獻其精力於軍中，經歷北伐、抗日、剿匪、戡亂，戎馬生活五十年，前後受傷五次：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六年，北伐軍進攻南

京的龍潭之役，在他擔任排長的任內；第二次是民國十九年，爲討伐馮玉祥、閻錫山叛變的中原之役，在他擔任連長任內；第三次是民國二十二年，長城古北口之役，與日本侵略軍作戰，在他

民國二十八年湘北之戰，關雨東晉升第十五軍團司令，指揮五十二軍等四個軍，戍守湘北，廿九年會造成一次湘北大捷。三十年劉麟生奉派擔任長沙警備司令，因日軍進犯廣西崑崙關

地，中央馳調黃杰之陸軍第二師及關麟徵之第二十五師，前往援救，阻敵深入，在古北口展開與日寇血戰。敵軍出動飛機、戰車，大舉進犯，我軍冒猛烈砲火，奮勇抵抗，血染長城，山川震撼，二十五師傷亡慘重，有一班士兵七人，守一古堡，誓死不退，全體犧牲，日本爲示敬意，特立「支那七勇士之墓」，以紀其事。關麟徵亦於役中身受重傷，而英名遠播。劉麟生所屬之第二師，係接二十五師而與日軍戰爭，他即在古北口以南之南天門右臂受傷。這也可以說是國軍對日作戰之前聲。

民國廿七年抗戰爆發後，劉麟生所屬之陸軍第二師奉命劃歸關麟徵軍長統轄的第五十二軍，他正在關的指揮之下，擔任第二師第四旅第七團團長。全軍先在漳河及黃河北岸一帶作戰，二十七年轉至魯南地區，參加了有名的臺兒莊之役，而且兩度受傷。

民國二十八年湘北之戰，關雨東晉升第十五軍團司令，指揮五十二軍等四個軍，戍守湘北，廿九年會造成一次湘北大捷。三十年劉麟生奉派擔任長沙警備司令，因日軍進犯廣西崑崙關，調關兵團馳援，嗣即由廣西移師雲南，麟生正

第五次是在臺兒莊會戰後，部隊由徐州轉進時，被日本飛機轟炸重傷。

劉麟生將軍數十年的征戰生活，功績甚多，最值得記述的有下列各戰役：

——民國二十二年的長城之戰，由於日本侵佔東北後，積極窺伺華北，伸展其魔爪至冀東各地，中央馳調黃杰之陸軍第二師及關麟徵之第二十五師，前往援救，阻敵深入，在古北口展開與日寇血戰。敵軍出動飛機、戰車，大舉進犯，我軍冒猛烈砲火，奮勇抵抗，血染長城，山川震撼，二十五師傷亡慘重，有一班士兵七人，守一古堡，誓死不退，全體犧牲，日本爲示敬意，特立「支那七勇士之墓」，以紀其事。關麟徵亦於役中身受重傷，而英名遠播。劉麟生所屬之第二師，係接二十五師而與日軍戰爭，他即在古北口以南之南天門右臂受傷。這也可以說是國軍對日作戰之前聲。

任五十二軍軍長（張調五十四軍軍長），仍轄第二、二十五、一九五、三個師。麟生的軍事生活，也由此開始了一個新的里程。

——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，共匪掀起全面軍事叛亂，東北首先開始作戰五十二軍原奉命入越南受降，嗣即調赴東北，初擬在大連登陸，

因俄軍阻難，改於秦皇島上岸。時杜聿明擔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，五十二軍抵達後，先參加收復

山海關之戰，尤其錦西一役，劉麟生之第二師，一日之間連奪三城，評為首功。國軍乃乘戰勝餘威，進而攻佔錦州，接收撫順，劉部復經本溪、

宮原等役，推進至瀋陽、鞍山。而於唐朝大將薛仁貴征東古戰場之摩天嶺，與匪軍浴血大戰，打開安東鎖鑰，長程挺進，佔領安東市區，掃蕩寬甸以東渾江、鴨綠江三角地區，並再進克輯安、通化、臨江等地，參加了「吉長會戰」。

根據劉麟生的自述，第二師自葫蘆島登陸，進入東北地區之後，連年大小戰役，無不參加，追蹤掃蕩，奔馳千里，消滅匪軍主力七、八萬之衆，鹹獲步槍五、六千枝，及其他武器彈藥等，但本身傷亡也達四、五千人。三十七年東北局勢逆轉，五十二軍完成整訓後，劉麟生接任軍長，同年七月即參加了由廖耀湘所指揮的遼南作戰，收復遼陽，可是共匪在蘇俄支持之下，迅速擴充，以林匪彪為主的共軍，總兵力已達四十餘萬，國軍因失去「面」的掌握，而漸陷於「點」「線」的孤立態勢，最後只剩下長春、瀋陽、錦州三大據點，補充及後勤運送日益困難。卅七年十月，共匪傾全力進攻錦州，廖耀湘指揮不當，兵敗

城陷，東北戰局更見嚴重，劉軍奉命打通海上通道，挺進營口，共匪曾以超於國軍三倍之兵力，全力猛攻，經劉部反擊，斬獲三千餘人，乃安全撤退，船運上海，尚有五千餘人。

——民國卅七年十二月的上海保衛戰，是在徐蚌會戰失利，領袖引退，李宗仁與匪議和，南京撤退，整個大局惡化之時，當時上海軍事係由湯恩伯將軍統轄指揮，陳大慶、石覺等部均在淞滬，匪軍陳毅等部，於三十八年五月上旬即利用和平攻勢，乘虛突破長江天險，強渡江陰，開始對上海的前哨戰。蔣公曾乘太康艦親蒞觀察，召見各軍重要幹部，指示機宜，阻止敵軍攻勢，掩護軍政機關及重要物資撤退。戰事持續半月，予匪重大打擊，再奉命經舟山，轉進臺灣。

劉麟生與臺灣

劉麟生隨五十二軍海運東北時，曾過臺灣海峽。當時他部下的官兵，因大半皆係生長大陸，不慣海上風浪，多數暈船，甚至有因此致死者，

不能不由船上牧師祈禱，而予海葬。三十八年七月，他由上海率部到臺灣，先在新竹、苗栗一帶實施整備，其後以匪犯舟山登步島，復奉命增援舟山，駐防六個月，三十九年五月，再回臺灣，擔任海防任務，並加緊進行訓練。三十九、四十一年，總統親校，五十二軍成績均列最優。四十二年春劉麟生以軍長兼任臺灣北部防守區副司令，

四月調中部防守區司令，至此始離開他「以軍爲家」的五十二軍。四十三年三月，繼胡璉擔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官。同年九月三日，即發生共匪瘋

狂的砲擊事件（以後稱爲「九三砲戰」），我方沉着應付，予匪還擊，使其黔驥技窮。經此次體驗，劉司令官更認識「工事地下化」的重要，積

西地下道，以及修建漁港碼頭，敷設鐵軌岩，組訓民衆，增加生產，使金門防衛，更爲堅強。

四十七年十一月，劉麟生奉調爲預備部隊訓練司令，第二年八月，適逢臺中、臺南豪雨，山洪暴發，造成極大災難，一千二百餘平方公里土地，成爲一片汪洋，淹沒農田三萬五千餘公頃（即所謂「八七水災」），政府成立「國軍支援災區重建指揮部」，由麟生主持，實施軍工協建，歷年餘時間完成，僅彰化長堤的重建工程，即費三十萬兵力力量。四十九年十一月，麟生晉升陸軍二級上將，轉任陸軍副總司令，後又調警備副總司令，兼軍管區副司令。五十六年七月，接任臺灣警備總司令，五十九年卸任，晉任陸軍一級上將，並調總統府戰略顧問。

先總統蔣公，對劉麟生一直非常倚重，對其在軍中多年的辛勞，尤關注備至，也多次垂詢到他最敬重的長官關雨東的情形，均使麟生感激肺腹。當其離開軍隊實職之時，蔣公召見，還提到在東北十餘個軍之中，只有他所率領的五十二軍能支持到最後，突破艱危，全師而歸。並告訴他：「你辛苦了幾十年，可以利用此機會休息！」垂愛之情，可見一般。

劉麟生的生活與爲人

劉麟生秉性剛直，在軍中受關麟徵影響最大

英雄島金門行（下）

奎將軍，先後趕來奔喪，靈前哭祭，泣不成聲。歸去後更爲抑鬱，六十九年八月一日，這一位矯揚名將，竟在香港醫院病逝（年七十六歲）。同時，今（七十）年五月七日，被中共幽禁大陸的杜聿明也在北平亡故（年七十八歲），兩人都曾在五十二軍負責（關任二十五師師長時，杜聿明在五十二軍負責），兩人都是任副師長，長城之役關受重傷，杜曾代理師長。

過一天「幕僚」，因此養成他偏於「自我」的性格，實際上和麟生熟悉的朋友，都知道他不僅平易近人，和藹可親，而且處處肝膽相照。在居臺的三十餘年中，與同鄉往返頗為密切，並被推選為陝西及西安市同鄉會的常務理事，每年均參加同鄉團拜，三年前因發現彰化「陝西村」，同鄉數千人曾往祭烏面將軍，麟生也和大家都幾次前往參加。平時鄉友中有病痛者，亦常親往探視。猶憶去（六十九）年陳邁子去世，他正臥病三軍醫院，還特別掙扎，扶病到殯儀館致祭。麟生數十年的征戰生活，雖離家鄉甚久，但他始終保持陝西人本色，講一口地方語言，愛吃家鄉菜，喜歡聽家鄉戲——秦腔，常常也能哼唱幾句。記得前年他初以心臟病入三軍醫院，我往探訪，病榻對話，久無倦容。我一再告以注意節勞，多多休養，他還哼幾句秦腔為答：「想起當年在戰場，好似猛虎趕羣羊……」（秦腔定軍山黃忠老生戲）。

一再表示不但不服老，而且雄心萬丈。可是去年十二月他以肺水腫再入醫院，當其八十壽辰七公斤之多，我還特別為他們夫婦拍了一張合照，留為紀念。隔了不久，醫生同意他回家休養，

況一樣（當時胡心臟病頗重），最少去參加一次開幕式（周至柔先生年來行動不便，但全會開幕典禮他還是到會參加）。因為未見其前往，閉會之日即與連絡，始知又入醫院，並送入加護病房，想不到四月十一日我去探訪時，他已在上午去世，趕到他花園新城的家中，面對他的戎裝遺像，黯然神傷，幾乎不敢相信那是真事！當晚再翻他的遺著——戎馬五十年，看到最後他引用麥克阿瑟元帥的話：「老兵不死，只是凋謝而已！」真是感慨萬千。還有一件外面甚少人知的事，劉麟生病危之時，接受其夫人的意見，由周聯華牧師施洗，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。生前他是保衛國家民族的名將，死後又成為維護上帝真理的聖兵，麟生的功業與精神，都可以不朽矣；惟一的遺憾，是未見大陸光復，消滅共匪，重整故國河山，完成中國統一，以告祭於 總理與 總裁在天之靈！下面謹錄作者弔祭劉麟生將軍的輓聯，作爲本文的結束：

金門著奇勳，一代名將昭史冊。
泰嶺留典範，千秋故國弔斯人。

(118)

(上) 蔣公介石(前排中)在金門召見劉玉章(前排左)及其僚屬。
(中) 劉玉章陪同總統蔣公及蔣主任經國先生視察前線。
(下) 劉玉章任金門防衛司令官向僚屬訓話時之神情。

